

我与寒川学长（上） ——从寒川的3本近作谈起



寒川在短短的半年内，一口气推出了3本书

（一）
时隔10多年没有新书出版，却在短短的半年内，一口气推出了3本书！

这位作家不是别人，他是一位在80年代末即积极参与校友会编务迄今的华岗孩子，一位跨地域的诗人——寒川学长。

他刚出版的第一本是诗集：《高粱三题》，2021年9月18日初版，列为国际书号：978-981-18-

2644-3，收录了60首诗作、11首中英对译作品，以及5首诗作歌谱。

也是校友会编务顾问的寒川学长说：“这是我时隔21年后的第7本个人诗集，平素太忙，疏于创作，尤其是诗歌。”

第二本是《世说寒川》，2022年1月18日出版，共收录了60多位各地诗人、作家和学者的80多篇作

品。写就这篇文章时，还来不及看到这本书；不过，寒川学长相告，书中有一篇是我的文章，刊于1978年4月份，当时建屋发展局出版的《家》杂志“组屋圈内”栏目里，文章题目是《我所认识的寒川》，笔名也是用“林野”。当年寒川学长任职人民协会《民众报》，而我是《新明日报》的一名记者，业余为《家》杂志写写专访，赚点“外快”。

第三本书是《书写华岗》，全书292页，也是彩色印刷，图文并茂。顾名思义，从书名就知道书写的是母校华中的点点滴滴。

寒川学长若有感触地说：“这本书计划在母校103华诞时出版，算是送给母校的生日礼物！”

他继续说：“里面也收录了你的一篇作品。”

是的，那是一篇关于寒川学长书写母校情怀诗作的剖析文章，见于2013年8月第57期的华中校友会《华岭》会讯第19页里，篇名为《一颗红豆一世情——也谈寒川的〈红豆〉与〈钟楼〉》，笔名林乔。

在写这篇文章



在印尼严禁华文进口的年代，寒川“走私”华文书刊



60年代的华中钟楼，寒川的六年（1963-1968）学习生涯